

延河魂

YANHEHUN

●秦时玮 著

延河魂

秦时晔

著

● 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PDG

1

(甘)新登字第06号

责任编辑：铁 巍

封面设计：健 骅

版式设计：蓝 尼

延 河 魂

秦 时 书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第一新村81号)

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6毫米 1/32 印张14.625 插页2 字数365,000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ISBN 7-80587-138-8/I·124 定价：8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延河魂》，描写了延河游击队的成长过程和游击队员们机智多谋、英勇善战的战斗风貌，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。作者以流利的文笔，生动的语言，跌宕起伏的情节，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刻画出延河两岸土生土长的普通老百姓，经过血与火的洗礼，熟练自如地运用游击战术，生龙活虎地拼搏抗敌的英雄群体形象。

第二章

王老浩听到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到边区，并且占领了边区的某些地方的消息后，很是心神不定，就牵着老黄牛提篮回到家中。老黄牛是四九四四年他当劳动模范时，边区政府给他的奖品。老浩把牛拴到槽头，拣好草料，拍了拍老黄牛的头顶说：“老黄牛呀，老黄牛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蒋介石派几十万人马打进咱边区啦，咱刚过上的安生、满福的日子怕是过不成啦。哎——哎——好啦好啦，你快快吃吧，吃饱了，就好好睡觉；咱明儿格再到地里干活儿。老伙计，要是仗真打起来了，你还得出力哩，给咱军队送粮驮东西，当驮脚呢。”王老浩站在槽头跟前高一句、低一句地“唧唧”着、念叨着。正在这当口，门帘一挑，一个年轻人从门外进来，手里提着一把枪，说：“你和谁在哪儿拉家常呢？”应声进来的是王老浩的弟弟李在成。他比老浩年龄略小，约摸四十六七岁，也是典型的陕北庄户人打扮，穿一件蓝布棉袄，一条黑布裤子，脚上穿一双黑布鞋。他走到老浩跟前，说：“我正和咱的老黄牛拉家常呢，嘛嘛。”老浩憨笑着答道：“你胡说，哈哈，我的老哥呀，你这是在逗牛弹琴哩。哦，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。今儿晚上午我到延城里去啦，顺路进咱县委书

记周天的办公室，他叫我给你捎个话，叫咱抓紧坚壁清野工作哩。咱周书记说，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底，算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啦。”李在成蹲在牲口圈的门口那块大石头上，装了一袋旱烟，用火石打着火，啪哧啪哧地抽了几口烟，说道：“咱周书记说，形势越来越紧张啦，胡宗南的军队赶四七年的二月底，在边区周围已经调集了十五个旅十多人哩。南边一带边境上天天打着仗哩，咱的部队都开到边区南边的边境上去啦。在关中分区、陇东分区的十多个边境县的地方，我们的人同胡宗南的军队打了几十仗啦，还活捉了几个旅长、团长哩。蒋介石、胡宗南从豫西、陕南、晋南、河北调了好多师的队伍，拉来打咱陕甘宁边区哩。老哥呀，这形势变得紧张得不行啦。”

王老浩靠着老黄牛的身子，美美地吸了几口烟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是哩，周恩来副主席去年十一月才从美国回来，返回延安，这就是一个大信号呀！尔格胡宗南在蒋介石的亲自拨拉下，把他们军队正向咱边区开着哩。可是呀，咱的心里底实着哩，有咱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深谋远虑，有咱边区一百多万人民作后盾，又有咱几万军队当钢铁的长城，我估摸着咱边区把稳着呢。你听听毛主席咋个说来着？前个时候他在王家坪总静接见咱们的董必武代表的座谈会上说过：‘把房子打扫干净，把延安腾得空空的，欢迎敌人进来。’人常说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就这么个理儿在里头。我看呀，要是蒋介石、胡宗南利令智昏，估谋不来果子的酸甜，要当死硬派来占了咱的延安，唔，恐怕他们的死期快到咧，叫他们手下的虾兵蟹将们有来无回咧！”他轻蔑地摇着头笑了。他走了几步，抓住老黄牛的尾巴说：“蒋介石呀，这个人从来没骨气，打日本那会儿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。尔格在东北、华北战场上败下阵来，又在美国人面前摇尾乞怜地叫人家出枪出炮出飞机打咱共产党哩，还在山东、陕北搞重点进攻哩，看着吧，美国的漫

好下场。”王老浩说：“你们两个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，”听见栅栏外边有人喊道：“你们老兄弟只顾谈啥呀，人家良英在窗缝着哩，快到屋里去吧。”喊话的是王老浩的婆姨李桂梅，后边跟来的是凤凰乡的乡长李存成。他看见王老浩、李在成忙说：“咱们快到屋里去吧。”

李存成是李在成的弟弟，在乡政府当差时，因为他一来是个高小学生，有文化，二来在村学里教书教得棒，在全边区文教劳模会上他被选为“文教模范”，得到“为人师表”的奖章，三来他在土改中当“土改果实”的分配委员，分土改果实时分得公道，特别是他管账的“土改果实账簿”一清二楚，自己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，上级派来的复查土改果实工作组认为：李存成的账是“一流的明白账、公账”，不徇私情，不谋私利。所以，人都说他是“明白委员”。四来这李存成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，也是凤凰乡第一个出来串连王老浩、李在成等一些贫雇农组织农村互助组的发起人。那时，为了克服困难，解决吃粮问题，边区政府发出号召，边区的干部、工人、教师、学生、农民、部队指战员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住在边区的，每个人都必须向公家缴一定数量的公粮。李存成领导凤凰乡的干部、群众把这件事办得最好。李存成的这些事迹在凤凰乡传为佳话。在边区开展的选举运动中，李存成就理所当然地被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为乡长。他已经是连选连任的两届乡长了。虽然人家称他是“知识乡长”，可他穿戴、行止并不讲究。公家给他买了一匹马，让他骑上下乡工作，可他从来都是背上背着一个粗黄布的挎包，头上戴着一顶灰色八角帽，手里提着一根枣木棍，东家入西家出的步行转悠。这匹马便成了乡政府的公用马。现在，站在栅栏外的李存成，身上穿一件油渍汗浸的蓝布衫，两边肩膀上补着大补丁，腰里缠扎着结婚时用过过的条布腰带，裤子的膝盖处也补着两块大补丁，因为扎着一副灰色粗布绑带，看起来倒也精神、爽利。王老浩走到李

存成跟前开玩笑地说：“老弟呀，你把乡长的架势拿起来吧，看看尔格是什么世事呀？你要知道，这区的天要黑啦，照你这架势呀，能领导咱乡几千人的队伍打仗啦？”

李存成哈哈一笑，“咱打仗，一靠天心齐，二靠能吃苦，三靠军风好，四靠真本事，并不靠乡长的架势呀。言归正传，说是说，笑是笑，谈正经事要紧。二位老哥给咱良英咋个送行呀。”

“快走吧，别再耍贫嘴啦，良英等得急扑扑的哩！”李桂梅有些不耐烦了。

四个人正要起身，却见周良英从天麻树下边说笑着的走过来，后边跟着一群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恭维着、唱着、一语的嚷嚷着。有的说：“你不能走呀。”有的说：“我们还不让你走。”有的说：“你走了，我们村子里就少了个教歌、写黑板报的人。”有些娃娃说：“良英哥哥呀，你走了，谁给我们讲故事呢？谁管我们扫盲班呀？”人群里吵吵嚷嚷，七嘴八舌头，说笑着。

“大家都到院子里去吧。”李存成打了打手势喊道。

“老浩叔，在成叔，你们在这儿呀。”良英急赶几步，来到王老浩、李在成跟前说：“现在，这区形势紧张啦，蒋介石、胡宗南正在大肆调兵遣将，好像要来陕甘宁边区同咱玩命。我想要是敌人真的打来了，我就跟上你们打游击，你们看行不行。”

王老浩、李在成忙说：“那不行啊！周书记要你这么一根独苗儿。存成，你看是不是给良英把毕业大会开了去，像人家枣园村给毛岸英开的一样，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我们把良英交到周书记手里，才算咱为公家尽了一片心啦，你说呢？”

李存成两眼眶天想了想，然后望了望王老浩、李在成，看出他俩要他拿主意，“我看良英在延河湾呆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学得认真，所有农活都干得很好，和村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。我看，咱们就照两位老哥说的那办吧。”

长大了，也高中毕业了，回家不能，出门不行，要是叫这伙国民党瞎瞎贼把你抓走了，那就叫我揪心一辈子呢。又念情老的，又担心小的。你按你爸爸信里说的快快到他身边去我就放心了。”

周良英想给爸爸先写一封回信，可是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代，搞不好被敌人拿到，妈妈就要招祸的。他想了好多天，最后决定去学校找赵老师。赵老师在学校对他像慈祥的父亲一样。闹学潮时，赵老师常常直到半夜还在和同学们研究斗争方法。那天晚上，周良英走进赵老师的办公室，便看见赵老师正在整理他的东西，抬头见是周良英进来，赵老师亲切地说：“我正是在找你，组织上通知我，把你带到边区去。”周良英高兴地跳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也接到我爸爸的信，叫我去他那儿哩，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赵老师带我去，真是求之不得的呀！”赵老师说：“这事不要告诉别人，先征求你妈的意见。”周良英说：“我妈早就同意的。”赵老师说：“听近来，敌人正在搞大搜捕，你我说不定都列入了敌人的黑名单，你要特别小心。你在家等着，三天后我到你家找你。”周良英匆匆回到家里，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。周良英给妈妈刚说完赵老师要带我上边区时，突然窗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周良英的妈妈忙去开门，来的正是赵老师。他急匆匆地说：“敌人要动手啦，快叫良英跟我走，就这样。”周良英离开了保定向晋绥边区奔去。赵老师带着良英只顾赶夜路，跑进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渡口——横河，成了风陵渡。那天晚上，两个人来到风陵渡，真是“看景不如听景”，赵老师给良英讲课，把个风陵渡描画得令人神往。等到了那儿，只觉得它是一片混乱嘈杂的世界，兵荒马乱，被救的景象，夜里听到的尽是人喊马嘶，老少哭喊。赵老师说：“明天我们就过河去。”周良英说：“老师呀，你说渡河的地方是咱边区嘛，怎么是国民党军队乱跑乱窜的，是不是我

们把路走错啦。”赵老师这才想起到边区的黄河渡口是渡口，他说：“哎哟，我脑子里只记了个到西北过黄河要走风陵渡，把个渡口忘得死死的啦。”

天亮以后，赵老师叫醒周良英，到街上看见一个饭铺，进去要了三大碗肉炒面，他俩刚坐下，看见两个老头儿在一张方桌旁边等饭边不声地议论着，一个说：“怪道快变呀，听说胡宗南的平军在晋南闹散军给吃掉啦，这些天来国民党部队像蚂蚁窝里插了一根棍一样，成了乱麻一堆，就这风陵渡小水镇店，今儿过一帮子明儿过一帮子的队伍，约莫是叫人打散的都队哩，我看蒋介石江山怕是坐不稳咧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听说老蒋交来了个新花招，把部队往西安方面调着哩，把不准横竖还想吃天鹅肉哩，想打人家延安哩，其结果呀，我看非得来个鸡飞蛋打的不场不可，长征过来的红军恐怕也不好惹吧。”

周良英向赵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去问问路吧。”赵老师走上前说：“大爷，听你的口音是山西过来的，逃难的吗？”一位老头儿听见“逃难”两个字，看了赵老师一眼，低头不语。另一个老头儿说：“你是……？”赵老师轻声说：“我们是走西口去做小买卖的。”一个老头儿说：“现在兵慌马乱的，做小买卖是要赔本的。”赵老师说：“西口甘草长的好，贩甘草买卖不怕赔本。要出门不怕虎狼，怕虎狼的不出门。”两个老头儿站起来，上前握住赵老师的手说：“赵老师呀，可找到你了。”赵老师这才认出了两个人。一个是在保定曾当过店员的，和赵老师有过来往，此人年近五旬，头戴猴皮帽，长长的黑眉毛，满脸的灰土，穿着一身黑棉袄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。现在，他是晋绥边区某县游击队长。据他介绍，另一个是县保安科长的儿子。吃过饭四个人匆匆出了风陵渡渡口，来到大道旁一座破败不堪的山神庙里，坐定后来人高兴地对赵老师说：“赵老师陪送周良英从保定出来后，晋绥行署公安处接到保定地革党组的电报，

人的外衣全脱下来，自己穿上，把死人头上的纱布绷带缠在自己头上，戴上帽子，又从死者的手里摸出一根棍棒，再一摸，地上放着一杆步枪，看来有枪没子弹袋，但枪筒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。在这夜色朦胧中，他想象着自己已经装扮成一个活神活现的敌人重伤员。他拄着棍棒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哎哟”地跑风陵渡街头走去。头里，周良英曾看到过正三两两的伤病员在街头转的转，坐的坐。当他走近敌人宪兵队检查站门口时，看见几个伤病员在那里骂大街，有的说：“这伙王八蛋宪兵，只愿意从我们前方卖命，他们在后方害人，把我们当成共产党嫌疑对象，周头查的。”有的说：“这两天从保定来了两个人，听说是抓什么人的，也不让认家住宪兵队，叫住进风陵旅社去了。”周良英忙坐在说话人的跟前，凑近他问：“保定那两个人啥时进旅社的？”那人说：“到宪兵队喝得醉打胡涂的，近时不多会儿进去的。”周良英刚要站起来，那人扶起他说：“你是哪里负伤的？”周良英说：“还不是晋南那一仗么。”跟前坐着的三个伤病员说：“我们是同命相怜哟。你想找保定来的俩人带你回家？”周良英说：“我打听到这两个家伙害死了前方打仗的好多人的老婆，我的老婆和父母就是这两个害死的。”三个伤病员说：“走，报仇去！”周良英同三个伤病员走到旅社的帐房，问帐房先生：“保定来的客人住几号！”帐房先生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两个伤员揍了他两拳头，他忙说：“老总，我说，在后排北边第二个房间。”周良英说：“三位大哥看住帐房，我去宰他。”周良英一拐一瘸的走近后排北边第二个房门时，看见里边坐着一个人，这家伙正坐在灯下，嘴里边哼哼，手里边擦枪，枪已拆卸开放在小桌子上。周良英踢开门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两手紧紧捏住这家伙的脖子。叛徒历来都是怕死的软骨头。这家伙跪在地上前言不搭后语地求饶说：“我有钱……不要杀我。”周良英抬起他带的长枪，对准这家伙问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回答：

“打死赵老师和他带的学生。”问：“你是共产党员吗？”回答：“是。”问：“赵老师的头放在哪儿？”回答：“放在宪兵队。明天挂到过黄河军的船上。”周良英猛地用刺刀捅进这家伙的胸膛。他丢掉枪，大步大步地从旅社跑出去。中间刻不容缓还得赶紧跑到那个僵死的重伤员跟前。两个公安人员跟上来，说：“良英，回来啦。”周良英说：“我把叛徒干掉啦。总算为赵老师报了仇。”这时，周良英身子软下来。两个公安人员把他搀扶着从小路走去。他们说：“我俩心想，你是个书生，就老实睡去了，一摸你不在了。我们就追上你，看你还进了街道。我们就跟过去。等了一会儿，看见你和四个人进了那个旅社，我俩在门口一直观察着，仔细地捕捉着动向。后来，看见你匆匆地惊慌地从那儿跑出来。我们两个赶紧跑来接应你。”良英过了黄河，进了边区，两个公安人员才放心地离去。”周天感到欣慰的是儿子虽然经受了一番周折，但终究还是来到了他的身边。

第二章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周良英来到延河湾住“农民大学”已经两个多月了。他和延河湾的老老少少建立起鱼水一样的情谊。当要离开这儿的时候，方感到这里的一人一草一木，山山水水，沟沟洼洼，他都离不开，舍不得。回到他住了两个多月的窑洞里，一股暖流涌进他的心头。他默默地坐着，想着，忽然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他自言自语：“刚到边区时多可笑呀！”为住“农民大学”的事，他和他的父亲周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

那是到县城的第三天，周良英见到久别或者说从未见过面的父亲，他眯睁着眼睛，望着眼前这个中年汉子，想道：“难道他真的就是我的父亲？”他如木桩一般呆立了良久。

周天的警卫员刘小超上前拉了周良英一把说：“这就是周天同志，就是你的爸爸。我们刚从乡里回来，事情忙，回迟了。”周良英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一下子扑到周天的怀抱里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好想您呀！”

交加，悲的是他离开家乡时娃他妈被国民党联保主任抓起来了，后来听说娃他舅找保救出来。她在家又要伺候老人，还要抚育儿子。整整十八年过去了，夫妻仍难以见面。他在儿子面前噙住眼泪说：“你妈敢情好着吧，你妈为我为你可苦啦。”喜的是儿子已经长成了虎虎势势的五尺大汉。他问儿子，“你在家劳动还是上学？”儿子说：“我不是高中毕业了吗，你是知道的。”周天说：“啊，啊，我说你帮你妈干活不？”儿子说：“我妈说，家里的她操持，外头闹革命的事你父子俩放心地干去。在学校我带头闹学潮，国民党特务要抓我，我便按您信上的意思，跑来边区的。一路上多亏有组织和革命同志的帮助哩。”

周天深深地点了点头，思忖了片刻说，“良英呀，我想叫你去住农民大学，你去不去？”周良英高兴地说：“住大学，那好呀。”周天解释说：“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，据你说，你没有好好参加过农业劳动，这里的农民大学，就是跟劳动英雄学种地、学农活。”周良英说：“爸爸，你在开玩笑吧，让我来你这儿是为学种地的吗？”周天说：“良英，这是你必须学的马列主义一课。”周良英说：“哼，边区的马列主义就这个？那我还不如回家帮妈去，妈这些年够苦啦！”周天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们党的主席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去跟劳动英雄学农活，住‘农民大学’啦！”周良英说：“你哄谁呀，全国人都尊敬毛泽东，他能把儿子送去种地？我又不是三岁的娃娃！”

周天说服不了儿子，便决定抽出一些时间，跟儿子到延河湾去走走，他对周良英说：“良英，走，跟我到延河湾去。”周良英瞪着眼说：“叫我去搞‘种地革命’？我不去，你给我分个单位我再去！”周天看了儿子一眼，笑笑说：“到延河湾转转，散散心嘛。”

周良英跟着父亲到延河湾王老浩、李在成和李良子家里转转，然后，由王老浩、刘小超陪着到枣园去见到了毛岸英，返回

县城后才向周天说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到延河湾见了劳模，又到了枣园，我真的相信毛主席的屋子确实住在‘农民大学’。”

“你真的想通了吗？”周天问。

“我打心眼儿里想通啦！毛岸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，我俩谈得很投机呢。”周良英兴奋地说。

原来周良英见到毛岸英后，毛岸英向他讲了到枣园住“农民大学”的经过，讲了毛主席对儿子的期望和关心，讲了住“农民大学”的体会和感受。

毛岸英说，他是九四四年九月从苏联回到延安的。一天他找到朱德说：“总司令，你收我当你的兵吧。”朱总司令笑笑说：“你先得住农民大学，这是你爸爸给我说的，农民大学毕业后再来当兵。我主持给你开欢迎会好不好？”毛岸英说：“总司令，朱伯伯，咱就说定啦。”朱总司令笑笑说：“好呀。”

毛岸英问：“延安有农民大学？”朱总司令回答：“是的，咱们自己的农民大学。”并告诉毛岸英：“精神上要作准备，在延安是学窑洞里的马列主义，是要吃苦的。”

毛岸英极谦：“我来延安就是为了革命，为了革命，什么我都不怕。要像长征中过草地，爬雪山一样，经受生活的磨炼。”

在毛岸英的想象中，延安的这个设在窑洞里的“农民大学”虽不像莫斯科大学那样的正规，但教学的一套课程肯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式的、完整的大学课程。当他见到爸爸毛泽东后，毛泽东同他谈得很多，并指定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同志陪毛岸英看了延安的部分部队、机关，看了鲁迅文学艺术学院、中央民族学院、自然科学学院、中央党校、抗日军政大学，还去看了一些工厂。就是没有去看农民大学。毛岸英想：难道农民大学不在延安吗？哦，大概是因我住农民大学，才不让我看哩。毛岸英也不便细问陪他参观的同志。

有一天，毛岸英正在房子里学俄文，他打算翻译一位苏联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。突然，门外有人喊道：“岸英，你在那儿做